

CHINESE POETRY

第3季
2008

汉诗

丛书

武汉出版社

CHINESE POETRY

汉诗

第3卷
2008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诗. 第3季/邓一光主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430-3960-5

I. 汉… II. 邓…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34385号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叶延滨 邓一光
陈汉桥 陈元生 吴思敬
黄小环 韩作荣

出品人: 彭小华

主 编: 邓一光

执行主编: 张执浩

编 辑: 小 引 李以亮

编 务: 熊 皓

责任编辑: 邹德清

艺术总监: 阮争翔

美术设计: 齐 涛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的学院联合创造工作室

法律顾问: 金 岩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wuhanpress@126.com

主办单位: 武汉市文联文学院

编 辑: 《汉诗》编辑部 E-mail: hanpoem@163.com

编辑部地址: 武汉市解放公园路44号 邮政编码: 430019

印 刷: 湖北今古传奇印务有限公司

成书尺寸: 168mm×235mm

印 张: 1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卷首语

我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件必须做的事情，送儿子上学。在必经之路上，有一处可以称得上奇异的景观。不过最先发现它的不是我，而是他——从这个简单的事实里我发现，孩子的眼睛才是诗人的眼睛。据我目测，它大约有两米之高，不是什么名贵之木，生长在一栋已经很有些年头的居民楼上，不是长在楼顶，而是长在四楼的外墙上。可想而知，它的立足之地是多么小。

这棵树曾让我猜想它的来历。是哪一只鸟儿衔来了一颗种籽？抑或是哪一阵风吹来的？当我们无法确知它的来历，我们只好把它看成是天赐之物。可以说它生长在错误的地点，但是，一如我们的命运，是接受的，而非选择的。我甚至想象，它的根为了支撑其越来越重大的身躯需要在黑暗中不停地化敌为友。它的生长过程不时受到阻碍，所以它只好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枝干向外倾斜，但仍然迎风而上。

我不得不担心它的来日。如果风太大了会不会摧折它？如果那栋房子要拆毁，会不会有人想方设法使它得以继续幸存下来，比方说将它移植到别的地方？不过，当它重新落地生根，它也就混同于普通的树木了。久而久之，这棵树在我的心目中有点不凡的意味了。从这棵树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呢？在这个缺少诗性的时代，诗歌和诗人也许和它多少有些类似吧。他接受命运，感激黑暗的泥土，光明的太阳，以及带来福泽也带来诅咒的雨水。他生长于斯时斯地的气候中。

在汉语诗歌的上下文关系中，我们现在写作的现代汉语诗歌也类似于这棵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不得不说，它还不是一棵参天大树。乔治·塞菲利斯在谈到希腊现代诗歌兴起时曾说过：“同时，让我们提醒下一代人，若说提倡使用俗语的运动是我们民族历史上这一代人的一件大事，那是因为首先它象征着走向真理的第一步和转折点。此外，让我们建议他们去寻找真理，就像第一批主张俗语的人那样，不问他们怎么才能做希腊人，只坚信事实，既然他们是希腊人，从他们灵魂中创造出来的作品就只能是希腊的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你看，“寻找真理”、“从灵魂中创造出来”，这都是多么老套的说法，但是除此之外，诗歌真的需要别的什么途径、从别的什么地方发迹吗？

(余笑忠，诗人)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开卷诗人

侯马作品

燕窝作品

001

002

014

特辑：在震中

读秒：2008-5-12 14:28

震中记

老威：“那似乎永恒的声音演奏着我的命运”

纪尘：使爱不可须臾或缺

王小盾：走过茂县是北川

地震与诗歌

王家新：诗歌，或悲痛之余烬

荣光启：四首诗和一个比喻

魏天无：文学的开放性与现实的多样性

025

026

030

040

058

066

074

086

诗选本

周云蓬 溜溜 拖把 发小寻 谢小谢 拾柴

苏小和 卢卫平 李商雨 晴朗李寒 范小雅

举人家的书僮 刘立杆 白玛 余怒 沈浩波

何小竹 商略

091

诗影像

马良：二手唐诗

149

150

诗人故事

刘春：过往/1995-2008

161

162

诗歌网站推介

界限：李元胜访谈/诗选

187

188

外国诗坛

露易丝·格丽克谈话录/诗选

203

204

经典美文

程宝林：望蜀记

223

224

Open Page

开卷诗人

侯马作品

燕窝作品



侯马
访欧诗章

战后

我去了欧陆一些城市
总是有人强调
这个城市战争时被炸为平地
只有教堂巍然屹立
似乎这是一种神迹
但其中也含有一种冷淡

教堂在漫长的时光中墙壁发黑
也正像战火的浓烟熏烧
可是人类的房屋化为齑粉
难道他们在暗示这是刻意所为

鲜花

不论德意志的沙发有多长
对于返乡的小伙子来说还是短了

但是他仍然能够酣然睡去
连续几个月蜷缩在沙发当中

仿佛为了挣脱战争的梦靥中
仿佛要滤尽数年的疲惫

当他终于醒来
动手打了一个铁皮桶

从乡下贩来鲜花
站在柏林的废墟当中叫卖

终于，这饥馑、恐慌、屈辱
满身疮痍的城市又出现了鲜花

这就是我脑海印刻多年的一幕
废墟文学、战争文学、返乡文学的开始

法兰克福

他落在了队伍的最后
突然置身美茵河畔空寂的街道
一只乌黑的鸟
叫响了浓烈的异国之情
街道愈发寂静
鹅卵石湿润 细雨灰蒙

岁末时分
我听到黑鸟的叫声
那不祥的乌鸦让人心惊
但它也正是乌鸫
但它也正是诗神
在汉语的字里行间叫声嘹亮

稻草

全世界哪儿都有一根筋的家伙
他们的使命就像守门人一样：说不
在荷兰当代艺术馆我看到一幅油画
太逼真了，我情不自禁一摸
原来是真正的稻草，画家粘上去的
这时，一个着制服的家伙冲上来
执意要把我轰出去
我再三道歉，也理解他的愤怒
我们国家这种人也有，很多也是干保卫
只是我不能容忍
他告诉负责人
我已经几次摸展品了

这个家伙要么撒谎
 要么就是把我同别的东方面孔混了
 他这么弱智也傲慢
 给我上了一堂难忘的艺术课

汉堡

从易北河上远远地
 就可以望见圣米歇尔大教堂
 那绿色的尖顶
 你可以想像水手的喜悦
 那彻夜狂欢的酒吧等着他
 汉堡码头历史悠久
 从大海上飞来的海鸥
 明显高贵于鸽子
 带着精灵的气息
 据称中国四分之三的海运货物
 从汉堡进入欧洲
 汉堡港十万工作岗位
 四分之一为华商服务
 庄严辽阔的德意志
 大海浸润着她的秘境

吕贝克的天使

河对面有五个尖顶
 汉莎联盟之都
 十四世纪古老的城
 这儿居民可真够自负的了
 托马期·曼的小说不称心意
 他们就不认这位老乡了
 才不管什么诺贝尔奖

不像善良的中国人
哪怕他当过大汉奸
只要有名就争着抢
托马期·曼说
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他不是把异乡当故乡
是心里永远装着故乡吧
诺奖也不是那么难
吕贝克人勃兰特得了和平奖
君特·格拉斯也得过文学奖
多少年前
巴赫连年北上
只因迷恋圣玛丽教堂的管风琴
圣诞前夕的教堂也是市场
一位老人用一架古老的印刷机
拓印着彩绘玻璃上的圣母像
一位耶露萨冷中年男人
运来了木雕的羊、耶稣和十字架
我花了二十欧元买了一个带翅膀的天使
他用报纸给我包好
报纸也来自耶露萨冷
竟然印着蚯蚓般启示性的阿拉伯文
我不清楚这个商贩是上帝还是真主的使者
我想像圣域的冲突之下
一定也有一种不事张扬的和平生活

最后一课

我浑然不知越过国境
看到桥头的通缉令
分属不同的语言
不由得紧张起来
怀里的护照是多么的单薄
林木婆娑 空气怡人

一个东方客人在法德之间
外表轻松 内心紧张

多么强烈地我感到
国界不仅在图上，还在地上
甚至在我的基因里
多么强烈的我感到
我处在历史瞄准器的注视下
处在有效射程里

伊斯拉谟斯大学

伊大的楼道里摆着电脑
上网的人经常把书包
堆在楼道的长椅上
有一次
我的同伴都走了
但仍有一个书包
孤零零落在那里
我担心是同伴遗留
就打开去看
正在这时
一名瘦高的学生向我走来
他的目光告诉我这包是属于他
我担心误会
有点紧张地解释起来
他没有听完就讲
I trust you
这简直是一个人生的奖赏
来自比我年幼的外籍青年
我每讲起这段经历
都有一丝感动
但是我也自问
我对得起他的trust吗？

在我翻包的动机里
尽管没有窃取的意识
可是窥视呢？
他也许只是想拿回包而已
无意包容了我根深蒂固的恶习

国会大厦

朋友让我快上ART网
德国议会正在表决
是否停止奥运火炬的传递
我心里一阵愤怒
很久才释怀
因为不懂德文
最终未能打开视频直播
目睹那圆形会场
正在进行的会议
去年圣诞前夕我在国会大厦
经警卫允许
隔着玻璃墙眺望过那儿
国会大厦有一顶透明的玻璃头盔
逢到柏林晴天
六百一十四个议员们坐在会场
应能看到明亮的自然光线

小品

柏林暮晚 客心急切
我看过国会大厦后
就穿过广阔的草坪
飞奔总理府
一只黑鸟轻挪几步
为我让路

一去一回均如此
我故意向它走去
它背起双手
不紧不慢地避开
偶尔回头
像是倾听
又像是沉思
它比麻雀大，更富有
比鹰鹫小，也温和
俨然草坪的主人
负责照料阴湿大地的一抹绿

夜宴

清晨，我登上汉堡港口之畔的山巅，
上面有俾斯麦宰相的高大石雕
我知道他与中国人打过交道
甚至，应该听过一段
代替大清国国歌的风阳花鼓戏……

饶石像一圈，我看到石阶上有一个崭新的
空酒瓶子，孤零零地，滴酒不剩
昨晚，在俾斯麦的脚下
一定有个家伙，
度过了非常棒的一晚……

公路桥

我在租住房里读国际法
一架飞机撞到世贸大楼了

边留意直播边继续看书
又一架飞机撞上去了

我放下书本
不能相信历史正在眼前发生

同舍的博士说注意用词
坍塌，这里用的词是坍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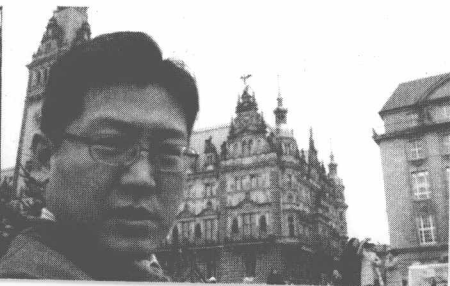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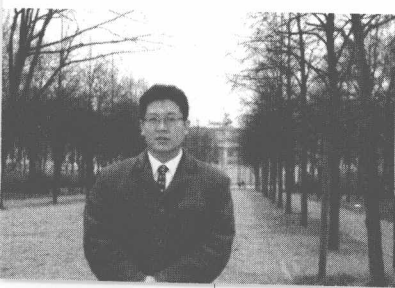
我和盖瑞决定找团长
团长住在桥那边

不是河上的桥 是公路桥
过桥总是富有意味

团长已经买了一箱啤酒
他们屋人各忙各的

看国际法 听音乐 做饭
我们胡扯了几句 拒绝啤酒

仿佛无事之人
过桥回到住地



金色教堂的象征叙事

这样的诋毁让人厌倦
对鸟巢、对中央台新址
对星空般的大剧院
不，不够
不仅商业项目
不仅文化、体育项目
民间的，宗教的，象征的
北京还应有更现代的建筑
在天灾和人祸破坏的原址
盖起没有檐头殿角的庙堂

乡村候车亭

在尼泽兰腹地
我同一位老人攀谈起来
他不懂英语
因此我可以不害羞地讲英语
后来干脆说起了汉语
我也不懂老人的荷兰语
但我们聊得很近
我汇报了近况
他一定讲了自豪的历史
我指指远方
他拍拍心口
我迷路了，一点也不着急
我已然远离故国
哪不是四海为家

